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

天台陶宗儀九成



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上御玉德殿命史臣榻前草詔黜謫太師伯顏詔文有云其各領所部詔書到日悉還本衛

上曰自蚤至莫皆一日也可改日字作時字時伯顏以飛放為名挾持

皇太子在柳林意將犯分詔既成遣中書平章只理瓦歹賚至彼處開讀奉皇太子歸國而各枝軍馬即時散去蓋一字之中利害繫焉宜聰明作元后於此有以

見之矣

文定王沙刺班

今上之師也為學士時嘗在 上左右一日體少倦遂
於便殿之側偃卧因而就寐 上以藉坐方褥國語所
謂朶兒別真者親扶其首而枕之後嘗患癩額上 上
於合鉢中取拂手膏躬與貼之 上之隆師重道可謂
至矣盡矣王字敬臣號山齋畏吾人

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
人或七人譯語謂之煖答世此國俗然也 今上之初
入戒壇時見馬哈刺佛前有物為供因問學士沙刺班

曰此何物曰羊心 上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嘗
聞之而未嘗目睹請問刺馬刺馬者 帝師也 上遂
命沙刺班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
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復奏 上復命問曰此
羊曾害人乎帝師無答

國朝日進 御膳例用五羊而

上自即位以來日減一羊以歲計之為數多矣

太府少監阿魯奏取黃金三兩為御鞞刺花用

上曰不可因請易以銀金鍍金者 上曰亦不可金銀
首飾也今民間所用何物對曰用銅上曰可右五事揚

太史瑀所言太史居官時日侍 上故知其詳

今上皇太子之正位東宮也設諭德置端本堂以處太子

講讀忽一日 帝師來啓 太子母后曰向者 太子

學佛法頓覺開悟今迺受孔子之教恐損 太子真性

后曰我雖居於深宮不知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

下者須用孔子之道捨此它求即為異端佛法雖好乃

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 太子不讀書 帝師

赧服而退

皇太子方在端本堂讀書近侍之嘗以飛放從者輒臂鷹

至廊廡間喧呼馳逐以惑亂之將勾引出游為樂 太

子授業畢徐令左右戒之曰此讀書之所先生長者

前汝輩安敢褻狎如此急引去毋呂責也衆皆驚懼而

退右二事乃貢尚書師泰授經宣文閣下日所目見者

至正丙申間避地雲間每談 朝廷典故因及此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衡中統元年應召赴

都日道謁文靖公靜脩劉先生 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

乃大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徵劉先

生至以為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及召為集賢學士復以

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中書令耶律文正王楚材字晉鄉在金為燕京行省負外

即國亡歸于我朝從

太祖征伐諸國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於上詔王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王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自是用王益密

中書平章政事廉

希憲

字善甫封恒陽王謚文正本畏吾

氏王之父諱布魯凱為回鶻王歸朝官至順德諸路宣慰使封魏國公謚孝懿拜廉訪使之命時適王生顧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承命

世祖一曰命廉文正王受戒於國師對曰臣以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謝君直先生枋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甲子江東漕闡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赦得還天兵南下郡城潰棄家入闕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等交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叅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守令成將追蹙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

潔人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
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
食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奉柩歸葬門人諫而
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嗟乎伯夷叔齊在周雖為頑
民而在商則為義士孰謂數千載後有商義士之風者
復見先生焉

中書丞相史忠武王天澤髭鬚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皇

見之驚問曰史拔都汝之鬚何乃更黑邪對曰臣用藥
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覽鏡見髭鬚白竊
傷年且莫盡忠於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報

效之心不異疇昔耳上大喜人皆以王捷於奏對推

此一事則餘可知矣漢人賜名拔都者惟王與太師張

獻武王弘範及真定新軍張萬戶興祖耳

真定新軍張萬戶興祖中山無極人至元十九年丞相楚

國文定公阿里海涯以中書右丞南取漢郢公實從有

功授前職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人曰

吾聞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因拔之虎怒爪鞞裂賴

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目之曰殺虎張後以國

言賜名拔突拔突即拔都都與突字雖異而聲相近蓋

譯語無正音故也

姚文公先生燧為中臺監察御史時忽御史大夫謂曰我天子以女賢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歲餘至如興利除害之事未嘗有片言及之但惟以薦舉為務何邪先生答曰某所薦者已百有餘人皆經世之士其在中外並能上裨聖治則某之報效亦勤矣又何待屑屑於興利除害然後為監察御史之職任乎大夫曰真宰相器也嘆賞久之

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王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進日此乃鐵耳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藏有不損邪上說賜以金帛

仍勅左右日惟進酒三鍾而止夫以王之切諫不已而上終納之可謂君明臣良者矣

內翰王文康公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國初自保定應聘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為贈既達北庭植秋丁公奏行釋奠禮

世祖說即命舉其事公為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於上上既飲福熟其胙命左右均沾所賜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為常蓋上之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有以啓之也

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為編氓

至於奉一札十行之書崇學校獎秀藝正戶籍免瑤役
皆翰林學士高公智耀奏陳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學校
中徃徃有祠之者

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

太祖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
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
人吁廉而不貪此固清慎者能之若其先見之明則有
非人之所可及者

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
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

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
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慎府文書之
事後改為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
人為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
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
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
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
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
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

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各道提刑按察司至元六年置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三人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

內監察御史署御無御史臺三字以為

天子耳目之官非御史大夫以下所可制也行臺則不然

國朝凡省臺院吏曰掾史獨江南行臺作令史者蓋緣至

元十四年初立行臺曰御史大夫授三品秩故也後雖陞一品而樂因循者不為申明改正西臺立視南臺已陞品秩則曰掾史焉

三臺凡公文所書臺字並從士從口不敢作其字頭若然則偽文也按許氏說文臺从至从之从高省則士乃之之正書耳當从上从口為是

累朝皇帝於踐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詔西番者以粉書詔文於青繒而繡以白絨網以真珠至御寶處則用珊瑚遣使賫至彼國張于帝師所居處

國初立法以來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凡七下至五十七下用笞六十七下至一百七下用杖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以杖麗徒者也鹽徒既決而又錄之使居役也數用七者建元以前皆用成數今匿稅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馬牛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數上言一國朝用刑寬恕笞杖十減其三故笞一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反加十也議者憚於變更其事遂寢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死則有斬有凌遲

而無絞

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秉忠公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迨武宗頗用之不久輒罷此雖術數識緯之學然驗之於今果如所言

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姚忠肅公天福字君祥平陽人至元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無所顧畏世祖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後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

十有四召廷辨公故數之彼輒引服數至於三氣沮色
喪上曰此三者罪已不在宥因目公曰巴而思臣下
有違

太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毋隱廷臣皆震悚時方
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人莫不為公危之公之太夫人
有賢識勗之曰為國者忘其家汝第盡力效忠果不測
吾進蹤陵身死日猶生年也公泣謝白其長曰萬一得
譴乞不以老母坐連語聞上嘆曰是母子有古義烈
勅侍臣符寶郎董文忠宣付史館書之

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之為尚書丞相也專擅權政雲從薰

天賄賂公行畧無畏避中書平章武寧正獻二徹理時
為利用監獨奮然數其姦賊於

上前上怒以為醜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王辨不為
止且曰臣思之熟矣國家置臣子猶人家畜犬譬有
賊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見賊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
哉上悟收桑哥籍其家明日王拜御史中丞余按比
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
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則王
之以犬自況為有所本矣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字復初清河人叅議中書日會

朝延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公副之將還國之為主
責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為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
獨何為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
全大國之體為主歎伏

今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
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

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按周廣順二年
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押字用
印之始也

文宗開奎章閣作二璽一曰天曆之寶一曰奎章閣寶命

臣虞集篆文

今上作二小璽一曰明仁殿寶一曰洪禧命臣楊瑀篆
文洪禧璞純白而龜紐墨色

天曆初建奎章閣于西宮興聖殿之西廊為屋三間高明
敞爽南間以藏物中間諸官入直所北間南嚮設

御座左右列珍玩命群玉內司掌之閣官署御初名奎
章閣階正三品隸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乃陞為奎章
閣學士院階正二品置大學士五員並知經筵事侍書
學士二員承制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員並兼經筵官
幕職置叅書二員典載二員並兼經筵叅贊官照磨一

員內祿四名內二名兼檢討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譯史
二名典書四名屬官則有群玉內司階正三品置監群
玉內司一員司尉一員亞尉二員僉司二員典簿一員
令史二名典吏二名司鑰二名司膳四名給使八名專
掌祕玩古物藝文監階正三品置太監兼檢校書籍事
二員少監同檢校書籍事二員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二
員或有兼經筵官者典簿一員照磨一員令史四名典
吏二名專掌書籍鑿書博士司階止五品置博士兼經
筵參贊官二員書吏一名專一鑿辦書畫授經郎階正
七品置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二員專一訓教法薛官

大臣子孫藝林庫階從六品置提點一員大使一員副
使一員司吏二名庫子一名專一收貯書籍廣成局階
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司吏二名專
一印行

祖宗聖訓及 國制等書 特恩剏製象齒小牌五十
上書奎章閣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與畏吾兒字
分散各官縣佩出入宮門無禁學士院凡與諸司往復
惟劄送叅書廳行移而已命侍書學士虞集撰記御書
刻石閣中

今上即位改奎章曰宣文其記曰大統既正海內定一

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
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乃置學士員俾
頌乎

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
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
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
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度以樓圖書
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
為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
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省

密有所圖回爭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
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
至前矣自古聖明獻知善於怡心養神培本浚源泛應
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
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執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恒居
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
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
於無窮哉至順辛未孟春二日記

傳初菴先生立以占筮起東南時杭州初內附
世皇以故都之地生聚浩繁實力殷盛得無有再興者

命占其將來如何卦既成對曰其地六七十年後會見
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者今抗連厄於火自至正壬辰
以來又數燬於兵昔時歌舞之地悉為草莽之墟軍旅
填門畜豕載道乃知立之占亦神矣立乃書易祝泌錫
泌精皇極數

中書右丞相伯顏所署官銜計二百四十六字曰元德上
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秦王蒼刺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脩國
史兼徽政院侍正招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
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
事也可千戶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幹羅謀扈衛
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群
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
揮使司事宮相都總管府領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
御殿事 中政院事 宣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達魯花
赤提調宗人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事 提調哈刺
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 事 當其擅政之日前後左
右無非陰邪小輩惟恐獻諂進佞之不至孰能告以忠
君愛民之事有一王爵者驛奏云薛禪二字人皆可以

為名自

世祖皇帝廟號之後遂不敢用今太師伯顏功高德重可以薛禪名字與之時御史大夫帖木兒不花亦其心腹每陰嗾省臣奏允其請文定王沙剌班時為學士從容言於

上曰萬一曲從所請關係非輕遂命學士歐陽玄監丞揭傒斯會議以元德上輔四字代之加於功臣之上又典瑞院都事某建言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今太師伯顏難與它人同宜錫龍鳳牌以寵異之制可遂製龍鳳牌一面其三珠各涵徑寸真珠一枚而飭以

紅刺鴉忽寶石牌身脫釵元德上輔功臣號字仍用白玉嵌造牌成計直數萬定既被貶黜毀其牌就以珠寶給還物主蓋督勒有司和買元價尚未酬也又京畿都運納速刺上言太師伯顏功勳蓋世所授宣命難與百官一體合用涅金書詞以尊榮之省臺院官議不可行宛轉稟白止金書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八字餘仍墨筆云

大德間

仁宗在潛邸日奉答吉太后駐輦懷孟特苦群蠹亂喧終夕無寐翼旦太后命近侍傳旨論之曰吾母子

方憤憤龜忍惱人邪自後其母再鳴故至今此地雖有
龜而不作聲後

仁宗入京誅安西王阿難答等迎

武宗即位時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年而

仁宗繼登大寶則知元后者天命攸歸豈行在之所雖
未踐祚而山川鬼神已陰來相之不然則蟲魚微物耳
又能聽令者乎但迄今不鳴尤可異矣

至治癸亥十月六日甲子先一夕因晉邱入繼大統告祭
太廟之頃陰風北來殿上燈燭皆滅良久方息蓋攝祭
官鐵失也先帖木兒赤斤帖木兒等皆弒君之元惡也

時全思誠以國子生充齋郎目繫之此無他必

祖宗威靈在上不便姦臣賊子得以有事于太廟而明
示嚴譴之耳彼徒罪無所逃至於身誅族赤而後已吁
可畏哉

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後伏誅徙其餘黨于慶元之
定海縣延祐間倚納脫脫公來為浙相其黨屢以水土
不便為詐乞遷善地公曰汝輩自尋一箇不死人的田
地當為汝遷之衆遂不敢再言

至正間別兒怯不花公為江浙丞相議以本省所轄土人
不得為掾史時左丞佛住公謂曰若然則中書掾當用

外國人為之矣相有赧色議遂不行

蕭貞敏公斗粟字維斗京兆人蚤歲及于府一日呈牘尹

前尹偶墜筆目公拾之公陽為不解而止白所議公事

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責在阜隸非

吏所任尹怒公即辭退隱居十五年惟以讀書為志從

公游者屢交戶外平章咸寧王野仙聞其賢薦之於

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

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

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

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諡貞

敏

文貞王

河憐帖末兒

嘗言婁師德唾面自乾以為美事我

思之雖狗亦不可惡它且如有一狗自臥於地無故以

足蹴之或擲以物狗固不便咬人亦吠數聲而去却有

甚好聽處

烏即卷字真誥中謂一卷為一烏或以為弔字及篇字者

皆非

南村輟耕錄卷之三

天台陶宗儀九成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

上御咸寧殿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奏命史臣纂脩宋遼
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進遼史本紀三
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
金史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
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
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
會稽楊維禎嘗進正統辨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

萬世而為心者也惜三史以成其言終不見用後之秉
史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為本矣維禎字廉夫號
鐵崖人咸稱之曰鐵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
第以文章名當世表曰至正三年五月日伏覲

皇帝詔旨起大梁張 京兆社本等爵某官職專脩宋
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臣維禎
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伏
以歷代離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之
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綱舉而
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兼脩是非之論既明正閏之統

可定柰三史雖云有作而一統猶未有歸共惟
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

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為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
精惟一大一統以書元嘗怪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
編而全備芸臺大啓草澤高升宜開三百載之編年以
垂千萬代之大典豈料諸儒之謙筆徒為三局之志書
春秋之首例未聞編目之大節不舉臣維禎素讀春秋
之王正月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目之紹春秋文
公有在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統高祖
成功五年而接秦之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

於滅盜而不始於武德稽之千古證之于今况當

世祖命伯顏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

歲親傳 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吉確定統宗有繼宋

不繼遼之禪故臣維楨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擊大宋

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書

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干天聽深懼水兢下

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辯曰正統之說何自

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章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

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

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

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

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

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

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

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偽之名而論之也

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

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

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

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比魏黜江左其

失與志三國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

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綱目
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
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
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
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
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
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

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
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
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

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
之抗于地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牛氏之部落
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所不
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
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
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九九主歷二百
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
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冪中夏而石晉
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
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

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且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

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漢為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漢謂之承晉可乎繼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常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

憲宗五代子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
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
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
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神接漢
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為統則遂
為毆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
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
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
矣天厭綱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慕之所致
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

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
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
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
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
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絕
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
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
統漢家之危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
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
為游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

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
劉蜀牛晉族屬踈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
正閏者猶以正統在屬正朔相仍在江東族嗣祚親切
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
南渡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
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
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
屬者不苟然矣故我

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
喻是

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
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
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
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
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
與今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
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噤
天數之符悖

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
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

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
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
待今

聖人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
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
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
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
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
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
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

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
元又豈急於

太祖開國五十年及

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
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
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下得其傳百有餘年而
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濼洛周
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
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
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

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
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
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脩於異代之君子以其
議公而論定也晉史脩於唐唐史脩於宋則宋史之脩
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
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
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
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辭為經而正統大筆
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
咲為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

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

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觀覽經
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

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
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
以往者有其人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
則槩乎其無以為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
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
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
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辯以

伺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
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枝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
以為論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右
相統兵入抗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者題
滿江紅詞于驛云大液夫容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
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
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鯨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
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官車
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儀名清惠字

冲華後為女道士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

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
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宋夫人遺四言一
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
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
日泣血書明日奏聞上命斷其首縣全后寓所夫此
四人之貞烈視前日之託隱憂於辭章者相去蓋萬萬
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台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
被掠至師中干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
不可自念且被汙因陽曰能被我為舅姑與夫服暮月

乃可事君千夫見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
之師還挈行至嶮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吾知所
以死矣即嚙拇指出血寫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
道妾當炎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
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延首故
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死死之
日距今且將八九十年石上血憤起如始寫時不為風
雨所剝蝕予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嶮丞徐君墳封
石祠刻碑於死所浙東元師白野泰不華公字蕪善允
及第狀首越日為立廟像鄉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

五峯先生孝光為記郡上其事于朝請封如民所表
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為游卒所掠以獻諸主將韓知必
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五言
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每陣惟
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
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即日辭陛行盡敵心欲逞
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顛禪讓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
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眚細思
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
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焉得人垂戒當耿耿江南無謝

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渡巴陵境大江限南北
今此一解艦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昆岡不
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衙署
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瘿初結合歡帶擔比日
月晒死央會雙飛比目願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
景旋頭執正然虽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
一方遭劫虜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鷺吊空影簪
堅折白玉碎沉斷青綆一死空冥府憂心長炳炳妾堅
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皿志節匪
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燬火然願為死灰冷貪生念翹

蛾乞憐羞虎穿借此清江水築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
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多
稱道之韓名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尚書
之子瓊之婦死且三十餘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
趙魏公為書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而愈不朽
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來杭居韓蘄王
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
計脫盖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
將即強焉因告曰侯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遲
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諾即嚴收焚香再拜默祝南向

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詞曰
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
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
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埽地俱休幸此
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卽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
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楊樓杭徐子祥與韓府居相隣
嘗聞長老嗟悼之及見所書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
忘其姓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
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之罪人
也

岳府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祔焉自
國初以來墳漸傾圮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為六世
孫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久
之王之諸孫有為僧者居墳之西為其廢壞廟與寺靡
有孑遺天台僧可觀以訴于官時何君願貞為湖州推
官柯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復歸然
廟與寺無寸椽片瓦會李君全初為杭總管府經歷慨
然以興廢為已任而鄭君明德元祐為作疏語曰西湖
北山褒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太師武穆岳鄂王忠
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畧如霍驃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

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樓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鍾。長為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又長規制典。妨田隳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毀神棲風雨。蓬頽廟貌。休留夜啼拱木。躑躅春開。斷垣淚落。路人事。閔世教。蓋忠臣烈士每

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撓。國典出募緣之疏。聖明有司。告之臺省。冀

聖天子錫之珪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死生為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疏

成郡人王華父一力興建。於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州路由明泚省轉咨中書。以求來贈。適趙公子期在禮部倡議。奏聞降命。勅封並如宋止加保義二字。自

我元統一。函夏以來。名人士多有詩吊之。不下數十百篇。其最膾炙人口者。如葉靖逸先生紹翁云萬古知心

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少緩湏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煙。早知埋骨

西湖路。悔不鳴夷理釣船。趙魏公孟頫云岳王墳上草

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何嗟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

此曲水光不勝悲高別誠先生明云莫向中河嘆黍離
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
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
二帝游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純云海門寒日澹無輝
偃月堂深畫漏遲萬竈貔貅江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
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
有人行酒著青衣林清源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葬西
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
烏廟堂短計漸釐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
局一龕燈火獨浮屠讀此數詩而不隨淚者幾希然賊

檜欺君賣國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翻四海之波不足
以湔其惡而武穆之精忠靄然與天地相終始死猶生
也彼思陵者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念亦獨何心哉故
余亦有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
草深蒙壘竊空山日落叫旬周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
燕雲困虜囚逆檜陰圖傾大業昭陵無意問神州偷安
甫遂那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讎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
南駐忍含羞兩誓石國特征燕丹諾班師下節樓萬里
長城真自壞中與武績遠云休烏乎竟死姦邪手顛沛
誰為社稷憂黯黯冤魂遊狴行紛紛兩淚泣貔貅唯餘

滿地萑弘血不見中流祖遜舟氛斐已塵金匱西冕旒
終換鍊堯鑿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若樹
尚知朝禹穴遺黎捨解說王猷復曰起廢憐僧寺移檄
褒嘉賴省侯聖世即今崇祀典佇看寵渥到松楸精
忠宋所賜廟額此詩在未曾加封前作故云時至正已
丑也

回回田地有年七八十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飲
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
滿用蜜浸鑄志歲月于棺蓋瘞之俟百年啓封則蜜劑
也凡人損折肢體食七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

蜜人善言木乃伊



